

【我的抗战】(四)

中共即墨县委的建立

月色如华

张媛芳

中共即墨县委是在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建立的。七七事变后,中国共产党为了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,坚持抗日战争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,独立自主地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参加抗战,向各地派出了大批党员和干部,发动抗日斗争。即墨爱国人士奋起建立抗日武装,成立抗日组织,发动民众共同抗战,即墨境内的抗日救国运动掀起了高潮。

此时,我在莱阳县花园头小学任教员,目睹日本侵略者的罪行,义愤填膺,决心参加革命。1937年7月,我加入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(简称民先),以教学为掩护,开展抗日活动。这年冬天,先后在即莱边区的吴家岭、三都河、埠西、寄马埠、东皋埠、小埠南、神山埠、鸾庄等村庄发展民先队员40多人。1938年2月,成立了民先莱阳分区队部,我担任主任,负责领导即莱边区一带民先组织开展抗日活动。同年5月,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此后,遵照莱阳县委的指示,开始在即莱边区进行建党工作。我先在我的家乡吴家岭村发展了8名党员,8月,成立了中共吴家岭支部,我任书记,吴升然任组织委员,吴培申任宣传委员。接着,以吴家岭支部为中心,逐步向周围村庄进行组织发展,相继在埠西、大河头、神山埠、鸾庄等村建立了党支部,党员发展到60多人。

1939年3月,为进一步向即墨扩展工作,根据莱阳县委书记谢明钦的指示,在吴家岭村成立了中共即莱边区特支,由我任书记,修松岩任组织委员,吴培文任敌工委员。即莱特支建立后,积极带领党员、群众投入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,贴标语,撒传单,进行抗日救国宣传,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。反捐税、反重租、反高利贷,掀起了农民同地主老财和反动势力作斗争的热潮。一时间,革命运动搞得红红火火。

随着党的力量不断壮大,建立中共即墨县委的时机已经成熟。1939年7月,中共南海地委指示:要抓住时机,在即莱边区特支的基础上,尽快建立中共即墨县委。为此,我们立即着手成立县委的筹备工作。同月27日,县委成立会议在吴家岭村吴培申家召开,出席会议的有我、陈鹤义、修松岩、于保光、李翰西。会上宣布由5名同志组成的中共即墨县委正式成立,我任县委书记,修松岩任组织委员,陈鹤义任敌工委员,于保光任青年委员兼青救会长,李翰西任秘书。接着,召开了第一次县委会议,分析了形势,研究了任务,提出了由点到线、由线到片发展党组织的目标。会上决定,撤销即莱特支,县委成员分工包片开辟新区,发展组织,建立武装,各自利用亲友关系开展统战



中共即墨县委成立会址旧址。

工作,聚合和团结一切抗日爱国力量,共同抗战。县委成立后,正逢胶东区党员代表大会在张格庄召开。县委研究决定由我代表即墨县委携带印有“民族解放”4个大字的贺帐出席了这次大会。会上,我同与会的全体党员一道,选出了吕志恒、柳云光、于眉等七名同志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。

中共即墨县委的建立,使即莱边区一带党的工作得到迅速发展。同年8月,胶东区党委派周浩然任县委组织部部长,李国超任青救会长,于宝光改任宣传部部长。县委的工作引起了国民党莱阳乡校葛子明部的注意,察觉了吴家岭一带党组织的一些迹象,于是便派出密探刺探县委活动情况。一天,有个身份不明的人来到吴家岭村,鬼鬼祟祟地打听我的住处,引起了党员吴丰本注意,立即通知我转移。这人走后不久,就有10几个人冲进村子,包围了我家,里里外外搜了个遍,由于我及时转移,才免落敌手。敌人抓不到我,又生毒计,把我父亲捉到国民党乡公所,捎信逼迫我就范,被我严辞拒绝,敌人阴谋落空。

针对当时形势,县委认为,为了避免敌人的捣乱破坏,分散敌人的注意力,县委工作的重点应由即莱边区向即墨县内发展。于是,县委研究决定了三条措施:一是成立即莱边区区委,孙世杰任区委书记,修松岩任组织委员,马玉琛任宣传委员,继续坚持即莱边区工作。二是县委由集中活动转为分散活动,向即墨西南开辟工作。三是县委成员分工进入新区活动,我到九区(现属灵山街道),周浩然到八区(现属移风店镇),陈鹤义到一区(现即墨城区),于宝光、李翰西留边区。在活动中,县委坚持党的地下工作原则,积极慎重地发展党组织。9月中旬,周浩然在西尖庄开展工作,被姚士吾部杀害,接着陈鹤义在即墨城牺牲,李翰西在莱阳县石格庄牺牲,县委遭到重大损失。



吴善堂(1909.12-1984.4)

10月,胶东区党委派马金铭回即墨继任县委组织部部长。

县委经过调整后,继续坚持开辟敌后工作,把泉上、袁家屯等有革命基础的地方开辟为党的活动基点。1941年1月,胶县县委将其在胶即边区的毛子埠、青中埠、朱家庄等村的党组织,移交给即墨县委,从而使吴家岭、泉上、袁家屯、青中埠4个党的活动基点从东到西连成一线,实现了统一领导。

口述人简介

吴善堂,1909年12月出生于莱阳吴家岭村(今属灵山街道)。1937年7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,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8年8月任中共吴家岭党支部书记。1939年3月任中共即莱边区特支书记,7月27日,中共即墨县委成立,吴善堂任县委书记。1944年调离即墨,先后任中共南海地委宣传部部长、平东县委书记、南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、金坛县委书记、常州地委委员、华东局组织部副部长、华东局机关党委组织部处长、上海市黄浦区委副书记、上海市委机关党委副书记、卢湾区顾问等职。1984年4月,在上海病逝。

我出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,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,上个世纪九十年代,我和老公也随大流,开了个小工厂。

老公很能干,全身心投入工厂,有一次,技术上遇到了难题,他请教了几个这方面的同行,可他们也无能为力,最后,他决定自己解决。每到晚上,他就坐在电脑前查看各种资料,在纸上反复写写划划,垃圾桶里堆满了废纸,他通宵达旦,双眼布满血丝,但他从未想过放弃。我们白手起家,一无靠山,二无雄厚的资金,厂子规模也不大,就像一条小的不能再小的小船,经不起风浪的折腾。

1998年深秋一个温馨的夜晚,月色惨白,微风撩动着窗帘,客厅紫菊开得正艳,一场激烈的争吵却打破了这份宁静。由于资金断链,工厂经营不下去了,老公想挽救,四处举债后,仍差好几十万元,这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,丈夫窝在沙发上大口大口地抽烟。

我们想到去借钱,可借钱谈何容易?“咱们还是放弃吧?现在客户也没有几个,父母,孩子都需要照顾,还是找份安稳工作过的踏实。”我劝说。他深吸两口烟后,目光坚定地说:“好不容易打好了底子,哪能轻易放弃?筹借不到钱,我就去贷高息。”我顿时感觉一股无形的压力向我涌来,我果断拒绝了。看到我如此,他立马像被点燃的爆竹,语调也高了八度,“做生意本来就有风险,不冒险哪有收获?”随后,我们都陷入了沉默。

很晚了,我心烦意乱地走出家门走上石桥,一阵阵微风拂过,带着夜的微凉,我不由竖起衣领,抬头望向天空。月亮在云层间若隐若现,宛如一盏飘忽的明灯,这时,远处飘来歌声:“在那遥远的小山村,小呀小山村,有我可爱的妈妈,已白发鬓鬓……”饱含深情的曲调让我不由涌起一股忧伤。

为缓和气氛,也为了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,这天晚饭后,我鼓起勇气提出回娘家。丈夫看了我一眼,长叹一声,点头答应了。

一进院门,小黄狗就摇着尾巴迎上来,我没有像往常那样逗它,直接往里屋走,差点与娘撞个满怀。她满心欢喜端出炒瓜子、莱阳梨,我心不在焉地与她聊着,在她关切的询问下,我只好和盘托出。听完,她脸色变得凝重:“创业哪能没有困难,你们正年轻,怎能轻易放弃?”想起这段日子的艰辛与不易,我不由鼻子一酸,红了眼眶。为了不让娘发现,我悄悄转头望向窗外,不知何时,月亮已挣脱云层,清亮的月光洒满小院。

娘心疼地拍了拍我的手,我低下头,故作轻松小声说:“没事,出去上班也一样的。”这时,老公发出一声叹息,他皱眉从烟盒中抽出一根烟,拿起来又放下,双手交叉在一起,眼神充满纠结与无奈。

娘望着爹轻声说:“孩子遇到难处了。”爹默默转身去了里间,不多时,捧出一只掉了漆的红木小匣子。在我记忆里,小匣子充满了神秘色彩,娘常叮嘱,谁也不许碰。我盯着爹轻轻打开,几张发黄的旧粮票躺在匣子一角,爹小心从最下面拿出几张存折。娘看出了我的疑惑,语气平静地说:“这些钱都是你爹一把庄稼一筐菜换来的,虽然不多,但都攒着给你们急用呢。”望着爹娘鬓角悄然长出的白发,我心中充满了愧疚与感激,眼睛蒙上了一层云雾。

“看看够不够?”娘打断了我的思绪。丈夫郑重地接过存折,动容地说:“爹、娘,这钱我们一定会还,你们的恩情,我们一辈子都报不完。”娘摇摇头:“一家人,别放在心上,谈什么谢啊。”月光透过窗户洒进来,空气里都流淌着幸福的味道。自那以后,老公起早摸黑全身心地投入到工厂,功夫不负有心人,渐渐地,凭借我们的不懈努力 and 全家的支持,生意一天天好了起来,走上了良性循环的轨道。

每当月夜,我都会打量月亮,想起那个月光夜。月色如华,那么清,那么柔,那么软。每当我迷茫困顿的时候,一回头总能感觉到身后爹娘与家人的目光,它多像柔和的月光,照亮我的心房,也照亮了我前行的路途……